

廣 解

四書讀本

第 一 冊

學

庸

世 界 書 局 印 行

廣解四書讀本序

余經營書業。垂四十年。凡草創計劃。擴充維持。無不身自任之。其間丁艱辛。值國難。百度蕭條。瀕於顛躓。智困力瘁。而不得出路者。蓋數數也。每於無可如何之際。未嘗不憶及幼時所讀四書中一二語。以自勵。以爲聖賢著書立說。爲萬古綱常。豈欺我哉。故惟求義之當然。以期勿負對己對人對社會之初心。而其後亦往往得卽於坦途。今年五十五矣。重理舊經。禮聘同邑王緇塵先生爲之講授。先生研究經學。每多創見。舌敝脣瘡。不憚勞倦。往往積年翳障。爲之一開。目前疑難。砉然理解。反悔幼時讀書之隨口滑過。爲可惜也。幼少之時。心志未定。經事未多。不知此中意味。今於更事數十年後。重新溫習。如遇老師宿儒。雖別離久矣。而聲音面貌。猶仿佛

得之。則幼時誦讀。亦不無微功也。抑且講師難求。通俗之講師更難求。所謂通俗者。非其學理膚淺。見識平庸之謂。能卽理而求其證。卽事而爲之喻。理或深入。言則淺出。人人能懂得。而非人人能道得。不肯聖賢立言之旨。而各有自得之妙。故吾於王先生之講解。尤深感焉。夫四書之名。起於宋代。吾國數千年學術思想之所由出也。一登東山而小魯。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後賢諸集。東山也。四書。泰山也。登泰山。川澤之流。瞭也。原野之產。明也。昔之所謂仰止彌高者。今則丘垤之不如矣。漢唐文學。宋明理學。舉而歸之巨壑之中。吾又何患其不足哉。吾國政制。代有更易。而吏治之飭。多出於儒學。卽中山先生手創民國。建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國家。開千古未有之局。而要其基礎。亦立於孔子哲學之上。至新生活運動之詮釋。一本於儒。更無論矣。若禮運大

同之義。公羊三世之說。進化有層次。變革有步驟。以漸抵於「老老幼幼」矜寡孤獨廢疾者。皆有所養。「貨惡其棄於地也。不必藏於己。力惡其不出於身也。不必爲己。」皆其原理所派生之條件辦法也。行於己則身修。施於家則家齊。致於國則國治。行於天下而天下和平矣。如今世變日亟。國難頻仍。無論老少男女。貧富貴賤。無不思所以安身立命者。而異說紛騰。莫得其衷。甲曰。「吾藥起廢疾之藥也。」乙曰。「吾方鍼膏肓之方也。」揚子雲云。「一闕之市。必立之平。一卷之書。必立之師。」嗚呼。吾何師。吾其以聖爲師乎。人人皆有子弟。卽無不欲教其子弟。四書爲必讀之書。又人人之所知也。而奧文深義。莫得究竟。往往束之高閣。無由受用。有貨財者。思得經師。惟經師難求。通俗之經師尤難求。於此以白話爲解釋。以近事爲譬喻。深入淺出。如文以釋。

如理以解。以一反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講學傳道之真面目。活讀之而活用之。非今日之所急乎。因先將論語鋟版印行。使得家置一編。一經開卷。無不句隨文解。事隨理解。如事先聖。如對巖師。則區區之意焉。惟前版倉卒。不及理董。頃復詳加校定。重新排印。其大學中庸則請胡行之。蔡巧因先生校訂。論語則請董文先生校訂。孟子則請朱劍芒胡山源先生校訂。既成。彙而刊之。名曰廣解四書讀本。世有立己立人爲志者。倘以愚意爲可取乎。吾感王先生講編之精而能通俗。而又佩胡蔡董朱胡諸先生校勘之勤也。故附識焉。

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沈知方序於粹芬閣

大學讀本編述大意

自宋儒於小戴禮記中，抽出大學中庸兩篇，合以論語孟子，名曰四子書。以後七百年來，皆定爲取士之用，其學之影響於後世可知矣。大學一篇，朱子（熹）分爲經一章，傳十章，後儒多訾議之，王陽明攻擊尤烈。然朱子自言：『凡傳文雜引經傳，若無統紀，然文理接續，血脈貫通，深淺始終，至爲精密，熟讀詳味，久當見之。』且古書自竹簡以至鈔寫刻印，已不知經過多少變遷，錯誤之處，勢所不免。即在漢時，劉向校書，錯簡脫簡，以及誤字，已詳言之。則大學一文，亦安能保其必出原作者之手乎？但吾人讀書，貴識義理，章節字句，經後儒之整理闡發，可減少誦讀之精力者，亦不可廢也。況朱子對四子書，作章句集注，或問等，用數十年之心思才力，後世之註四子書者，莫能及焉。今述此編，仍用朱子改定本者，亦此意耳。

陽明反對朱子，因格物從竹格起，陽明冥思七晝夜，不得其理，遂以致疾。後貶龍場，忽於中夜大悟，聖人之道，卽是吾心，以爲昔日求其理於事物，豈不大謬。於是默記五經中聖人言語，以資印證，無不脗合，遂倡『心學』，以爲格者，猶格君心之非之『格』。因此之故，乃盡棄朱子改定本，而以古本大學教學生，致與朱子之說相水火。然在今日論之，二儒之言，各有得失，取其長，棄其短，始爲善讀書者。今附大學古本於後，幸讀者與朱子改定本一參酌之。

大學讀本

大學一篇，爲何人所著，現在尙未有定論。據朱子大學章句，以首章爲經，係「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」。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。但清代漢學家多排斥其說。我們讀書，貴明義理。此篇所說，確是儒家的重要言論。如爲曾子所述，原可見其真意；即使不是曾子所述，或其門人所記，我們也何妨誦讀之研究之呢。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

古者，八歲入小學，使識文字及學灑掃應對等的日常事情，十五歲入大學，才學做人的大道理。這篇是說大學的道理，所以劈頭第一句就是「大學之道」。

明德，說做人要有光明的德性。如在暗中做損人利己之事，即是不光明了。上一「明」字，是明白的意思。全句是說在大學學做人的道理，第一先要明白光明的德性。

「在親民」的「親」字，有兩種解說。古時「親」字與「新」字通，所以朱子解作「新」。『新民』就在去舊染之污，使振作起來做一個新民，因爲世界事物，時代一久，必至腐敗頹廢，故非時時振作不可。且朱子之意，以爲下文有「作新民」。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』及湯之盤銘，都以「新」字爲主，所以親當作新字解，這是說明明德的結果，不但自己要光明，連人民也要叫他振新起來，光明起來，大學之道就在於此。

王陽明則以爲「親」字，就是親愛的意思。傳習錄：「如云：『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』」如保赤子。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」之類，皆是親字意。……堯典：「克

明峻德，以親九族，「至「平章」「協和」便是親民；便是明明德於天下。」兩說各有道理，現在不妨並存。『在止於至善，』是說大學之道，對己則應明白自己的『明德』，『對人則應親民。』人能做到這兩方面，便算做到最善的境界了。（止，就是做到的意思。至善，就是最善。）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后，同後。

『知止』就是知道最善的境界，也可說是最善的觀念。『定』一定的志向。『靜』心不妄動的意思。『安』就是到處安穩。『慮』就是思慮週到。『得』得到最善的境界。全段意思，就是一個人如果能够『曉得最善的境界，才有一定的意志；意志一定，心就不會妄動了。心不妄動，不論到什麼地方，都能感到安穩；到處安穩，而後思慮自然週到；思慮處處能週到，做人才能做到最善的境界。』

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
『本末』如一株樹，根爲本，葉爲末。比喻或緩或急，『終始』就是做事的開端和末了，比喻做事的或先或後。就是說一個人對各物各事，如能計算其或緩或急，急的先做，緩的後做，根本的先做，標末的後做，那末和做人的道理，也相去不遠了。這是『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』一段的意思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；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

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儒家學說，凡百事情主張由近及遠，由卑而高，最爲切實妥當，這節就是推說這箇道理的：

他說：『要明白自己的『明德』於天下的人，必須先把自己的國家治好；如自己的國還不能治，怎能使天下的人都服從呢？所以他說『先治其國。』』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，』說要治理國家，又必須先把自己的家法整齊好。要家法整齊好，叫家裏的人都看自己的樣子，聽自己的命令，必須使自己的行爲，可做人家的模範，而後一家的人才能信服，所以說『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。』大凡一個人以心爲主宰，要脩身，必須使心無邪念，要心無邪念，必須把心意誠實，都用在『正』字上面，所以說『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』但人怎麼才能誠意呢？第一要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，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，就是『先致其知』的意思。如果緩急先後不能明白，又怎能應付萬事萬物呢？因爲事物無窮，而人只有一個，以一個人去應付萬事萬物，自然非致知不可了。至於怎樣才能『致知』？他說：『致知在格物。』說到這裏，『格物』二字卻有許多的解釋了。現在且就朱王兩說說明之：

朱子大學章句說：『格，至也。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』又說：『物格者，物理之極處，無不到也。』是要窮盡事物之理，無不知曉之意。王陽明早年讀了這幾句，就拿起一片竹頭，細細地格起來，後來竟格不出所以然，而致於生病了。有一天，他卻恍然大悟，把朱子的解說推翻，以爲物即吾心。只要吾心『存天理，去人欲』，即是格物。又引以『格君心之非』的『格』爲證。他就以此相號召，而流弊所至，致於學者束書不觀，以爲只要憑吾之心，即可應付萬物萬理，於是滿街都是聖人了。但照朱子『窮至事物之理』

的解釋，也有做不到的地方，一個人那能把萬事萬物之理，一一都格過去呢。我以為所謂『格物』在於知事物的生性，事物的生性雖不一，而其受命於自然界以生總是一樣的。一個人不論成己成物，只要能順人之性，順物之性，自然無不可通行了。但於此也有不能都順的難處，於是又當計算輕重緩急，重的急的先做，輕的緩的後做，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即使犧牲輕的緩的，以成全大多數人的利益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儒家學說始終為入世的，不是出世的，始終為用世的，不是厭世的，也是這一點的道理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脩，身脩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這段再將上面的意思，鄭重說明，以明做人的道理必須如此。為學就是學做人，入手的方法，就是要『明白萬事萬物的生性，能够明白事物的生性，就知道做人的道理，而得到至善的地步了。因為人和物都受命於自然界以為生，人能順應萬事萬物之性，就到至善的境界了。人能够知道至善的境界，方能做到一個誠字，然後把全個的意志放在這上面，一心上進，不生妄念，使自己事事合於道德的標準，以求其實踐，因此家也整齊劃一了。就是叫他治理國家，國家也治安。處理天下，天下也和平了。』這都是明明德的結果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為本。其本亂而未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庶人就是小百姓。壹是，同一切。上節說明明德於天下，雖然在指人君，其實無論是誰，做人的道理，總是一樣的。脩身是自己的事，爲正心誠意，致知格物齊家治國平天下，是對人的事。但其根本還在一個人的本身，所以說：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爲本。』

脩身是一切的根本。如一株樹，根本枯死，枝葉自然不能繁榮了。人不能脩身，就是根本已亂，而要想家齊國治天下和平，這是一定做不到的。所以說：『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。』一個人在社會裏，勢不能無親疏厚薄。第一對父宜孝，對兄宜悌。不孝父而孝他人的父，不敬兄而敬他人的兄，這樣應該厚的反薄，應該薄的反厚，是決不會有的。所以說：『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』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經，『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』以後十段，朱子以爲是傳，『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。』已詳編輯大意中，此不再述。

(問) 何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爲本？

(研究) 孔子稱『堯之爲君，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』而堯典述堯之功德，自『克明峻德』以至『黎民於變時雍』，就是大學明明德至天下平的意思。所謂『止於至善』，也就是孔子稱堯『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』的意思。『能名』能指出其長處，如某人備具某德。『至善』卻不是這樣，他無不具備，而不是一端可指的。所以『至善』是『無能名焉』，『能名』已落第二乘了。

康誥曰：『克明德。』大甲曰：『顧諟天之明命。』帝典曰：『克明峻德。』皆自明也。大，同泰。諟，同是。

康誥是尙書中的篇名。『克明德』克，作能够解，能够做到明德的人。大甲也是尙書中的篇名。『顧諟天之明命』，『顧諟』顧到的意思，就是要顧到天命我的明德的命令。帝典就是堯典，也是尙書中的篇名。『克明峻德』，峻，作大字解。說人能明德，必能光大而普照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即是傳之首章，釋『明明德』。

湯之盤銘曰：『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』康誥曰：『作新民。』詩曰：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』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

湯，就是成湯，爲商朝的開國聖王。盤，就是盥洗的盆。成湯於盥洗的盆上，刻着『苟日新』等三句話。苟，作誠字解。新，除去舊染的意思，說人誠能日去舊染，又當『日日新』，『又日新』，始終不間斷的，使新的道理，日出不窮，於日日所知的以外，又求未知的新道理，新習慣。作，同做字，說自己固要做一個新的人，同時并要鼓勵他人，也做一個新的人。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』，是詩經裏贊美文王的句子，周立國到作書時候，已數百年，所以稱爲『舊邦』。文王時更新百度，使人民個個自新，這就是文王所以受天命，王天下的緣故。所以說『其命維新』。『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』，是作大學的人，總結本節的話，他說爲了這個，所以君子無論在甚麼地方，無不盡心極力以做去了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二章，釋『新民』。

詩云：『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』詩云：『緡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。』子曰：『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』

緡，音民。

『邦畿千里』古時天子之國，稱邦畿，地方有一千里之大。凡此都爲人民所居止之處，所以說『惟民所止』。『緝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。』緝蠻，鳥叫的聲音。黃鳥，是一種黃色的小鳥。丘隅，山的一角。說緝蠻緝蠻地叫着，黃色的小鳥，牠不到別地方去做巢，牠偏偏棲止在山的一角裏。孔子對了這兩句詩經，便歎美道：像這種小鳥，他也曉得可棲止的地方去棲止，所以說：『於止，知其所止。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！是歎不自知的人，自己並無才具，一心想高爵厚祿，或侵奪他人的利益，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居止，這種人，簡直連小鳥都不如啊！

詩云：『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』爲人君止於仁，爲人臣止於敬，爲人子止於孝，爲人父止於慈，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

於音烏。

這一節申明上文『止』字的意義。穆穆，深遠的意思。於，歎辭。緝，作繼續解。熙，作光明解。『敬止』說無事不做到敬字的地步。詩經裏贊美文王，說他道德極深遠，又歎美他能繼續不斷的光明起來。（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）作大學的人，再說明做人應該做到那樣，所以說：『爲人君的，應做到仁愛萬民；爲人臣的，應做到敬事君上；爲人子的，應做到孝順父母；爲人父的，應做到慈愛子女；與國裏的人交往，應做到言而有信。』

詩云：『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』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脩也。瑟兮僩兮者，恂慄也。

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淇，音其。澳，音鬱。葦，通綠。猗，音依。儻，諧報切。讀若限。喧，諠，都音堂。

淇，水名。澳，水靠岸的地方。猗猗，茂盛的樣子。瞻，作看望解。意思是說，看望那邊淇水靠岸的地方，綠色的竹，竟這樣的茂盛啊！（瞻彼淇澳，葦竹猗猗。）斐，文質彬彬的樣子。意思是說，君子道德茂盛，如淇澳地方的葦竹一般。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』說君子脩治道德，如剖開玉石一般，剖開以後，還要磋牠光來，又如琢石一般，琢好之後，還要磨牠平來。瑟，嚴密的樣子，儻，武毅的樣子，赫，喧，煊，赫，盛大的樣子。說君子脩治道德，他的容貌，嚴密而武毅，又煊赫而盛大。（瑟兮儻兮，赫兮喧兮。）諠，作忘記解，說這樣的君子，是終身不能忘記的吧。自『瞻彼淇澳，』到『終不可諠兮，』都是詩經裏的句子。以下作大學的人，伸明之道。『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。』說君子的脩治道德，如剖玉琢石一般。『如琢如磨者，自脩也。』說君子的實踐道德，如磨光玉，磨平石一般。恂，因恐懼而發抖。『瑟兮儻兮者，恂也。』說君子脩治道德，於嚴密武毅的容貌中，還寓着恐懼戰抖的意思，時時防道德之不足。『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』說君子道德脩治已成，他威嚴的儀容，必能使人起敬。『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，』說君子道德已極盛大，進到了最善的地步，這樣，人民是終身不會忘記的吧。

詩云：『於戲前王不忘。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於戲，同嗚呼。樂，音洛。

『於戲前王不忘，』是詩人嘆美前世聖王的德澤，流傳深遠，使人不忘的意思。此處『君子，』朱子說是『後賢後王。』說前王有如此盛美的道德，後賢後王都效法他，也如他的敬重賢人，親愛親人，後世的人民，

小人——卻只受他們的歡樂，享他們的利益，所以前王雖然歿世，回憶起來，人終不能忘記他的。所以說『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』

上面四節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三章，釋『止於至善。』

（問）親民與止於至善，有何關係？

（研究）一個社會，人和人都不能沒有關係。論語記孔子的話，『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』就是這裏『賢其賢，親其親，』同止於至善的意思。

子曰：『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！無情者，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，此謂知本。』

聽訟，聽訴訟者的言語，就是現在的審判官。孔子自己說：審訊訟事，照法律判斷，我和人也是一樣的。（聽訟，吾猶人也。）但『必也，使無訟乎！』儒以禮教感化人心，必使人自己向善，不致涉訟方算完善啊！上兩句是論語記孔子的話。作大學的人，又加以說明道：『無情者，不得盡其辭，』說人都感化成善，社會中即使偶然有人涉訟，也不敢把不實不盡的言辭來瀆陳了。因爲社會中多數的人，都知道惡人的話，是沒有實在的，雖涉訟，也不會勝利的。民，指多數的人。這多數人意志之所向，是最可怕的。『大畏民志，』就是說最可怕的是社會的制裁。這個，就叫知道本原的治法。（此謂知本。）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四章，釋『本末。』

此謂知本，此謂知之至也。

『此謂知本，』程子以爲是多餘的話，應該刪去。『此謂知之至也，』以上，朱子以爲『別有闕文，此特其

結語耳。」

此兩句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五章。他說：「蓋釋格物致知之義，而今亡矣。」朱子又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道：「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；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，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，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；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；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，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」

上述一段，爲朱子所補大學之闕文。後儒警議，以爲這是不必補的。明言「大學始教」，怎能使十五六歲的學生，「即凡天下之物」，「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」呢？今姑附錄於此，以便讀者之研究。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；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惡惡，上一字音汗，下一字音善惡之惡。好好，上一字讀去聲，下一字讀上聲。謙，通慊，音怯。

這段釋誠意的道理。「毋自欺也」，說做人不要自己欺騙自己。「惡臭」極惡的臭氣，是人人所厭惡的。「好色」極好的美色，是人人所愛的。「自謙」自己知道的意思。（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）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」，說誠意要在獨自一人的時候用工夫。知道極惡的臭氣，會惡牠。極好的美色，會愛牠。這都是自己本心裏發出來的。做人只要誠誠實實，即使是獨個人的時候，也要極其謹慎。

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！此謂

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『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。』小人就是壞人。閒居，閒空沒事的時候。說：人在閒著的時候，甚麼壞事都會做出來。『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掩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』厭然，遮遮掩掩的樣子。『揜』與『掩』通。說這種人，雖爲不善，但一見君子，他就覺得自己的行爲不好，露出一副遮遮掩掩的態度來，把不善的地方遮掩着，好的地方顯露着。可是這種樣子，在別人看來，總好像看見他的肺肝一般，早已明白他，是個壞人，不是好人了。這樣遮掩着，又有甚麼好處呢？所以說：『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。』『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』這是總結上文的話，說一個人只要有誠意，自然會流露於外的，所以君子於獨自一人的時候，能够謹守道德才行。

會子曰：『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』

這是引會子的話，申明上述『如見其肺肝然』的意義。十目十手，極言看着他，指着他的人之多；說他是小人，不是君子。這是多麼的嚴厲呢！

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

胖，音盤。

這段說誠意而爲君子，如同有錢的人，裝修住屋一般。有道德的人，處處留意實踐，自然心寬體舒，身體肥胖了。所以說：『君子必誠其意。』

上面四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六章，釋『誠意。』

（問）何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？

（自省）我做過不善的事嗎？如果做過，讀了這一大段的話，自己覺得自己的態度怎樣？